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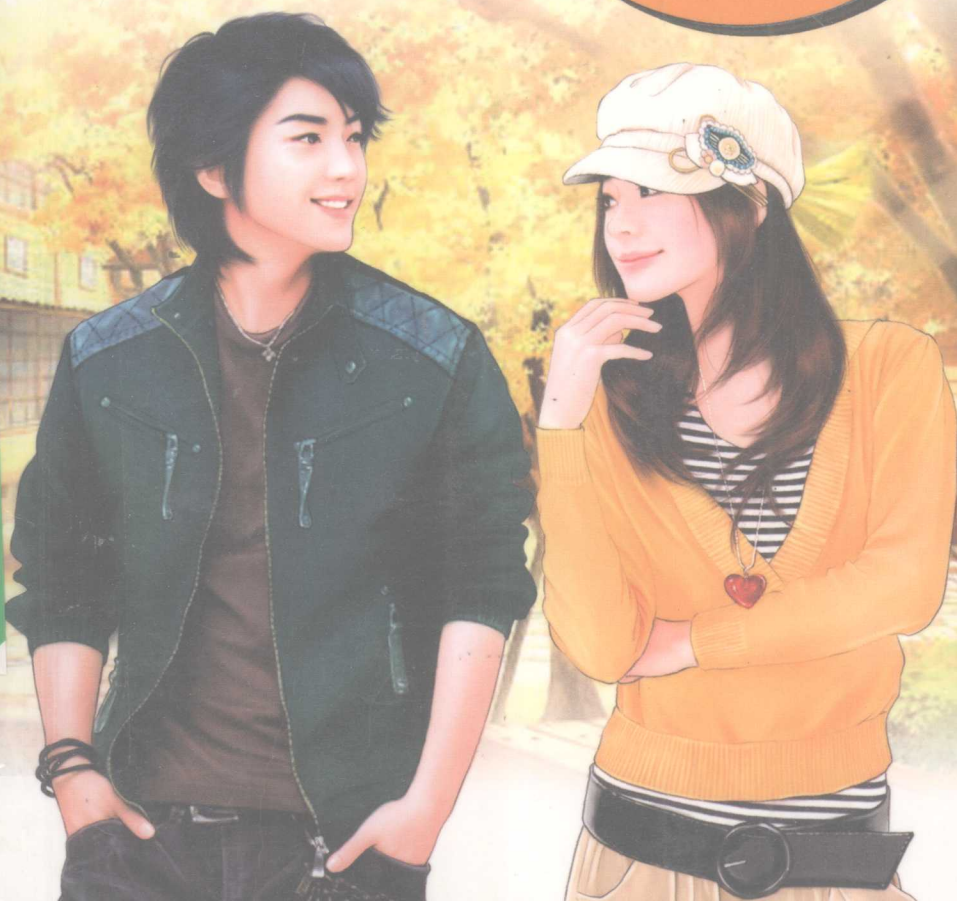
寄秋
JI QIU
◎精品集

秋千索

世界上只有一个名字，使我这样牵肠挂肚。
像有一根看不见的线，一头牢牢系在我心尖上，一头攥在你手中。

远方出版社

十二客花图





十二客花图

秋千索

寄秋精品集
QIU QIAN SUO

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秋千索 / 寄秋著. — 2 版. — 呼和浩特: 远方出版社,

2008.5(寄秋精品集)

ISBN 978-7-80595-939-9

I. 秋… II. 寄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33473 号

寄秋精品集

秋 千 索

作 者	寄 秋
责任编辑	张 宇
装帧设计	晓 乔
出版发行	远方出版社
社 址	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(0471-4919981 邮编 010010)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兴鹏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× 1230 1/32
字 数	840 千
印 张	44
版 次	2008 年 5 月第 2 版
印 次	2008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80595-939-9
总 定 价	88.00 元
本册定价	22.00 元

远方版图书,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。

楔 子

云想衣裳花想容……会向瑶台月下逢。月中十二位花仙，袅袅姿态令人惜，广寒宫里春秋无，哪知人间夏冬苦。谁知那日月兔儿顽皮，怂恿园中花儿下凡游玩，十二位神仙驾云轻飘揽水镜，人间一日游，回首已是寻无根，让兔儿给吃了。无从依附，仙魂玉魄寄居凡人屋，被那浪汉子瞧了去，画下“十二客图”传咏后世，重入轮回后历经人间苦，辗转来到二十一世纪。或是有缘，画此图的后人重得先人张敏叔新绘之“十二客图”，因缘际会之下，觅得花魂精魄神似的十二位出尘女子，并与之共居。

高贵、雅淡、清纯、动人……种种花姿，因此有了十二客花居。

贵客牡丹——藏玺玺，是名财经记者，志愿也是成为杰出的财经记者，可是奇怪得很，她总是在无意间挖到艺人的八卦新闻，搞得编辑主任哭笑不得，想改换她的工作内容去跑影剧路线。

近客芍药——常弄欢，脾气火爆却有点神经兮兮，老是草木皆兵地以为每个人都要找她麻烦，她创作的词曲首首畅销，追着邀歌的艺人一大堆，笔名就叫“隐名”。

远客茉莉——瞿小婴，是个生平无大志的孩子王，在街上吃冰淇淋时，意外地被某大儿童节目的制作人相中，开始她大受小孩子欢迎的主持工作，年年获得各大奖项，身价水涨船高。

野客蔷薇——冯听雨，个性高傲，为人清冷不浮躁，是世界级少数的知名女赛车手，中性的外表俊美无俦，拥护者无性别之分。车疾如豹，不受任何企业或车队招揽，酷爱独来独往，一笑难求。

静客荷花——方静湖，生性淡泊，因为无法在乐声中找回昔日热爱的音符，便毅然放下如日中天的演奏事业，成为某所学校的音乐代课老师，主教钢琴。

素客丁香——袁素素，人如其名十分朴素，不爱以飘逸清灵的外貌引起太多注目，刻意打扮得清清淡淡叫人忽视她的存在，有时像个大楼清洁妇，谁也看不出她原来是受人尊敬的白衣天使。

寿客菊花——言醉醉，专长是开膛剖腹，而且拥有合法执照，每年政府都得付给她高额薪资，民间百姓的说法是法医，正确的官方职等是“验尸官”，一刀划下明明白白，案情得以水落石出。

仙客桂花——宋怜怜，是出了名的“游牧民族”，一张嘴吃四方，白话一点是打工族，四处寻找“钱”途，是最富有的穷鬼，因为她是唯一优游在各邻居中的“小朋友”，而邻居们都非常有钱且慷慨，提供她无数的打工机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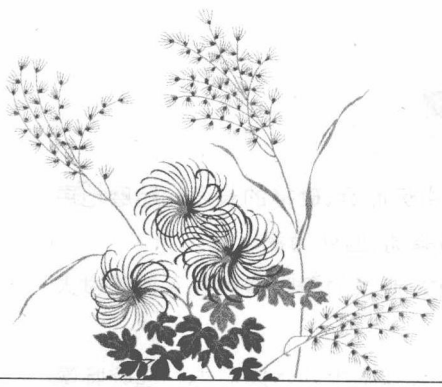
雅客茶花——和风，是个极度厌恶计算机的言情小说家，就是坐在家里闲来无事做做“手”工，一双拖鞋走天下，能不出门绝对对她赖死在和室桌前，握着一支笔天马行空，慵懒的生活观像菲律宾女佣，没人相信她是幻想中不食人间烟火的创作家。

幽客兰花——何向晚，是近年窜起的新锐雕刻家，曾以一尊“绿涅观音”震惊全世界，目前被国内视为国宝级大师，行事极其神秘，不愿曝光。

佳客瑞香——倪想容，号称是当地第一的活百科全书，任职于国立图书馆，一颗金头脑价值连城却甘于平凡，舍馆主之职屈就于小小的管理员，老是藏在书堆不见人。

清客梅花——沈恋梅，有着天籁般的完美歌声，让闻者为之动容，多少经纪人和唱片公司老板，捧着天文数字的钞票求她签约都不为所动，宁可窝在朋友的餐厅当个默默无闻的小歌手，不涉红尘地唱着属于自己的歌。

十二位女孩，十二篇爱情故事，在花的季节展开。一片片飞舞的花瓣像是她们的欢笑与泪水。在一幢十三层楼高的“联合女子出租大厦”里，爱情一步步逼近。



寿客菊花

Shou ke ju hua

言醉醉，专长是开膛剖腹，而且拥有合法执照，每年政府都得付给她高额薪资，民间百姓的说法是法医，正确的官方职等是“验尸官”，一刀划下明明白白，案情得以水落石出。





月夜枪响。一阵杂沓的脚步声由远而近，碰撞的长曳轮胎磨地声令人夜不安寝，心头寒栗，仿佛群魔骚动，四处为祸人间。

夜枭的叫声凄厉，人影摇晃穿梭，泄洪的轰隆隆声几乎掩盖过人的足音。几乎。

激烈的枪战声压过奔流急涌，人烟稀少的水库后方响起唏嘘嗦嗦，惊扰当地生物，慌乱逃窜而去。以及，惊惶失措的偷情男女，纷纷奔向四方，叫人惊讶暗夜的热闹，竟是如此的不安静。但是，索魂的长刀依然伸向前头步伐不稳的黑影，坚决的狠厉，非要使其三更归阴赴阎王座前点生死。

一声声的枪响如催命符，胸前正大量出血的男子将衬衫撕成条状缠绕住伤口，鹜冷的眸光在黑暗中闪着红光。那是血的反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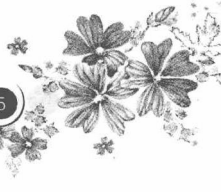
逼近的脚步迫切不已，急于夺取眼前人的性命，刻不容缓，脆弱的生命不该顽强抵抗，等候死亡是唯一的选择。

夜，是最好的掩护色，众神无从窥伺，犯罪者的最爱时刻。或者说是一个窝里反的陷阱，主要的目标是除去碍眼的绊脚石，权势与名利有谁不爱，金字塔的顶端是唯一的强者。

即使是以人骨及鲜血堆积而成，黑暗世界不讲伦理，心狠手辣是必备的条件。

朋友吗？兄弟吗？今日的敌人又是谁呢？

红色的血滴成为最明显的指针，一步步引向挺着一口气硬撑着男子，他的伤来自背叛。



渐缓的失血量不是他视线模糊的主因，体内迷药的发作才叫人要命，他非常清楚自己撑不了多久，天生的傲骨叫他咬破下唇死撑着，决不屈于命运的吊诡。

路是无止境地漫长，划过身体的野草如芒刃，一道道怵目惊心的割痕比胸腔溢出的血更显狰狞，像是在地狱行走的魍魉。而他是个，即将步入地狱入口的游离分子，如果他无法抵抗逐渐扩散的药性，那么……他只有一死，别无选择。

他，不怕死。

多年来徘徊在生死边缘，与死神数度擦身而过，心中早做好迎接死亡的准备，江湖生江湖死是不变的定律，但是不在此时，有人需要他活着。不谈儿女私情，不言父母亲恩，身处的环境不得不断念绝义，多余的牵绊只会消弭男人的雄心壮志，割之、舍之、毁之，无情是绝对的公式。

可笑地，他做得太过火了，赶尽杀绝却又无意间留下祸根，女人皆是不可信任的蛇蝎，其心之毒胜过世间毒物，生要人，死要尸。不能倒下，未尽的责任正等着他。还有一条毒蟒潜藏在身边，不除不成，上千的帮众不该沦为蟒腹之物，拼尽全身的气力也要活下去，鹰是遨游天际。

数条持枪的人影挡住他的去路，森厉的冷笑中噙着一抹鲜红，该拿谁来数数枪膛内的子弹，他记得还有四发吧！

用力一压胸前伤口，沁血的疼痛让迷蒙的眼瞬间明亮，求生的意念不受黑暗力量影响，飞翔的巨鹰岂容人轻易打倒，夺取空权。

“乖乖受死吧！何必顽强地留着一条命不肯让路，幽冥已开该上路了。”阴影处，一个压低的男音正用嘲弄的语气显示优越的胜利感，如虎般贪婪目光荧荧憎恨，树的余影遮不住那两道欲置其于死地的冷芒。

有着多大的仇恨呢？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，天地静寂无语。风也悄悄地走开。

“鹰，傲视群雄，凭你小小的蚂蝗也想凌天，未免太不自量力。”低哑的笑声回荡在林梢间。“以小搏大正是蚂蝗的天性，管你是狂鹰或是毒鸩，一旦落了地，一样难逃蚂食蝗噬的命运。”

“你以为你能摆弄我吗？”扳机轻轻一扣。他在等待出手时机。夜，太黑了。而他快握不住手中的枪。

“狂鹰，你是想拖延时间，好等你那一群肝胆相照的朋友来救你吗？”他不会给他活命的机会。

失血使他虚弱得必须借助树干支撑。“我不需要别人救助，你没本事杀得了我。”

“要试一试吗？”口吻淡然，听不出怒意的影子做了个包围的手势。

靠近了，三面围网般的人线密不透风，后面是水库栅栏，看看眼前局势，他做了最坏的打算，该不该赌一次？没有时间让他考虑太多，交错的人影越聚越多，想要有一线生机就必须孤注一掷。不是输便是赢，他一向是地府的逃客，这回也不例外。

“给我杀——”一声令下，集中的火力让男子的手臂及大腿又中了数颗子弹，他咬着牙开枪还击，四发子弹夺去了四条人命，野狗的长嚎声似在呜咽。

后头的水深不可测，他看也不看地翻身一投，梭鱼般的身影入水无声，溅起小小的水花，未曾浮出水面。

“给我朝水面射击，不见尸体不准停火。”不信他还活得成。

“是。”猛烈的扫射在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时终止，阴影底下的人有着一张愤恨的脸，扬手要众人尽快撤离，心想以那样的伤势必死无疑。可是，他看不到鹰垂死前的表情，太可惜了，那是他最期盼的一

刻。也罢，他将会得到他想要的一切，再也没有人能奈他何，没、有、人——

“该死的，你们快四下找找，别让那头鹰断气，我可不想接续他的责任。”后来的一群人是为救援，翻找着一个个尸体希望有奇迹出现。水库上方尽是焦急的呼喊，声声切切的不容人怀疑其真诚，来回穿梭地奔走在月光下的土地，咒骂着水库的辽阔不易寻人。

“姓仇的，你到底死到哪里去了，有灵有魂就指点一下，害人瞎摸索你就高兴吗？”一说完，身边的手下立即指着水库中的“浮尸”。“那是不是帮主？”管他三七二十一，几条飞鱼由上跃下，合力拖起已无生命迹象的男子，尽最后的一分力挽留阎王欲力取的一抹幽魂。

死了吗？

※

※

※

死了。

四肢僵硬，瞳孔放大，体温下降，紫红色的尸斑遍布全身，致命伤在腔的枪伤，枪口初速每秒 1.182~1.377 英尺。

直肠温度二十八度，比起正常人的三十七度低了九度，遇害时间是十二小时以前，口腔中有溢血现象，体内应该有积血。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左上臂有七道割痕，小指因撞击过度而折断，根据残留的火药分析是擦过而已，大腿的弹孔才叫辉煌。死也死得干脆些，要不一根绳子上吊了事，开瓦斯自杀不是更省事，死后带着一身伤简直是拖累，那么大的个子却体无完肤。泡过水所以有些浮肿，腹部一敲还有水声，刺条龙刺条凤不照样得死，想飞天是不可能。

为什么要挑她值班的时候发现？今天的工作量已经叫人吃不消，还排上四五具尸体等她开膛剖腹，切肠子割肝肺地弄臭一双手。

身着白袍的女子在报告上填写着，微蹙的月眉显得漫不经心，这年头死人真多。一早验了具遭奸淫致死的女尸，中午是受凌虐而亡的

五岁幼童，到了下午，仍不能休息地赶赴阳金公路看了五具因车祸横尸现场的“人”，回来还得写报告。

本以为终于能吃个麻辣火锅，谁知菜才下锅，牛肉烫个半熟之际，闲着没事干的检察官又抓她出公差，存心当她是二十四小时无休的公务员。

当凌晨十二点的钟一敲，阴森森的鬼气迎面扑来，冷飕飕的凉风让人手脚发寒，仿佛有白影幢幢若隐若现环绕在四周。太平间本就阴气重，隔壁的佛堂正放着诵经的录音带，比起法医室是差多了。但将就着还能勉强忍受，她最讨厌听见“声音”。瞧那死人多安静，任由她摆布的西切东挖不喊痛，规规矩矩地维持死前姿态等着水落石出。不像某些人……

“张素，别再让我听见牙齿打颤的叩叩声，不然我让你和他们睡一晚。”这脑壳无外伤，仅额侧有凹痕……嗯！落水时撞击到石头或硬物，该名男尸是由高处落下没错。

“言……言法医，你不觉得气温有点低吗？”好冷，真是有点恐怖。不，不是有点，是非常恐怖，她全身的鸡皮疙瘩都冻成一粒粒冰珠了，从脚底寒到头顶，这儿阴森得叫人好想逃，好想逃——尤其是午夜十二点，又是阴历七月，她要是不怕才有鬼……呸呸呸，坏的不灵好的灵，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，妈祖，佛祖，太祖，我阿祖，有灵请保佑，我早晚三炷清香诚心礼拜。吓！眼睛还半张，说有多可怕就有多可怕，全怪自己的偶像崇拜，一时糊涂选错了科。

“还好，如果你停止打摆子，把手边的解剖刀递给我。”看来不切几刀不行。

“需要切开吗？死者的死亡迹象不是很明显？”死于枪伤及失血过多。

放下报告纪录，言醉醉朝她伸出右手。“解剖刀，我们得确定他的

死亡时间,以及胃里的食物消化程度。”食物也有可能成为破案关键。

“明天再做行不行,今天晚上很冷。”张素暗示地瞄瞄冷得吓人的太平间。

“检察官明天一早要报告书,你去编一篇来。”她不姓劳名碌命。谁不想回家睡个安稳觉,可惜公务在身,拼到死是活该。检察官好狠心,她们是两名“弱”女子呐!“言法医。你不怕吗?”

“投身这行业就要有钟馗的精神,人怕鬼三分,鬼怕人七分。”活人比死人更可怕。

接过解剖刀,言醉醉先由头部至耻骨缝际一刀划下截开脐部,切开左侧检验胸腹皮下脂肪肌肉状态,淤血程度比想象中严重。

颈部胸部的皮肤和肌肉剥离至腋窝后到腹肌,腹壁内下方四分之一横切除腹部之外,肝啦,脾啦,一些该有的内脏无一遗漏。气胸的话得先灌水再以小刀刺破看是否有气泡浮现,死前落水而亡和死后落水大不相同,有助于案情的侦查,不能少了这步骤。

子弹穿透左心房造成大出血果然是致命点,其他小伤口不过是小菜上桌,多处挫伤、骨裂是落水时的冲击所遗留,并非关键点。脑满肠肥,一身的油脂够养活埃塞俄比亚一小村子的孩童,混黑道的人可真不节制,就算他不死于黑帮火并,也会因胆固醇过高而提早去报到。

地狱要空真的很难,说不定人满为患,哪一天侵占到地面来。

“可不可以先休息一下,我头好晕。”她好想吐,那一坨肠子……恶心!起码半年不敢吃猪血汤和五更肠粉。

“要效法实验家永不放弃的决心,你想实习分数画上个大零蛋吗?”脸色和死人一般苍白,倒像具活尸。言醉醉瞟了她一眼。

“我……唔……”捂着唇,张素叫苦连天。

当初考上医学院填写志愿表,分不清何谓基础医学,什么叫应用

医学，十七八岁老想着一步登天，以为应用医学可以学到更多知识。而应用医学又分治疗医学、预防医学、法医学三项，那年经济不景气，诊所又常常被抢，大医院受病人勒索，因此她毅然决定走法医路线，吃公家比较保险。

没想到最后一年的实习却让她后悔了，跟着这法医上山下海地东跑西走，看遍无数令人反胃的画面，她才晓得这里的治安已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。

六个月来，她还是不习惯满地鲜血和内脏外翻，有时尸体发现得迟了些，恶臭尚可忍受，但是那些蠕动的肥蛆直叫人反胃，可她又不能当着警察面吐个痛快，形象得保持呀！

像此刻，不但是剖开死人的肚皮，还得翻找死人胃袋内快成屎的食物，看看他死前吃了什么，判断他最后一餐在何时进食，甚至由残肴检测食物的出处，找出谁是他生前所接触过的人。人死脱肛是必然的事，可是为什么她还得做清理秽物的工作，助理法医有必要这么命苦吗？

“舌钳子给我，左边那一根。”快一点，验完这具尸体她就不管了，太累了。

张素移开视线不看切开的猪体。“言法医，加班有没有加班费？”

“我会向上级申请，少了一分一毛就有人该遭殃了。”

“学妹，你说的那人不会是我吧？”利字当头无人性呀！修长的身影伴随着清朗笑声来到冷寂的太平间，戴着近视眼镜的斯文男子绽着灿烂笑容，无视临时搭起的解剖台上的尸体。死人见多了不稀奇，肢离肉碎的情形还怕没得瞧吗？车祸现场多走两回就够午夜惊魂了，何惧完整的躯壳。

“你来干什么，嘉勉我的勤奋工作，打算向上面要求发奖金？”



言醉醉没精神地斜睨他一眼。

邵之雍笑笑地抬高左手。“来为你们送宵夜,担心法医界少了你这位女青天。”

“别告诉我你买了稀饭和酱瓜,那组沾了血的解剖刀不认死人活人。”连吃了五天都快受不了。没时间下厨,女佣这阵子似乎很忙,三天两头地见不着人,想找个跑腿的高薪临时工都找不到,只好屈就一锅稀饭煮了又煮。反正她不常在家,三餐大都在外解决,吃不完是正常事,倒了可惜就一直冰在冰箱里,饿了才拿出来吃上一两碗。

“炒猪肚,三杯兔肉,还有清血的猪肝汤和大杯的西红柿汁,菜色满意吧?”他是舍命陪佳人。

闻菜色变的张素掩着嘴退后数步,打死也不肯接近“宵夜”。

“听起来像是你终于有良心,可喜可贺。”脱掉胶质手套,言醉醉用消毒水和瓶装矿泉水清洗双手。

“没良心的人是你吧!你几时孝敬过我这个爱护学妹的学长。”想喝她一杯水得自己倒。

“等你不幸遇害后,我会义不容辞地解剖你每一处,找出真凶,让你死也瞑目。”够义气了。“太毒了吧!学妹,你诅咒我死于非命。”他是有为青年,国家的栋梁,该死的是为非作歹的坏人决不是他。

“别攀亲带故,法律系和医学系离得很远。”辣得有劲,好吃。

“筷子。”哪有人懒成这样,拆个包装都省,直接以手代筷用抓的。

“少献殷勤了,你的用意我一清二楚,你肠子有几个弯我了如指掌。”礼多不见得是好事。

邵之雍讪笑地勾着她的肩膀,像哥儿们。“被你识破了呀!不枉我暗恋你数年……啊!你真揍呀!”

“是非嘴最好少开为妙,我不想惹得一身腥,和你的名字牵扯在一起通常代表恶运的来临。”已有不少流言传出。向来行事低调的她

不爱成为风云人物，偏偏她经手的刑事案件都在解剖刀下一见真章，屡破奇案的累积无数她不想要的丰功伟绩，名声大到省长亲颁奖的殊荣。习医是基于对人体构造的兴趣，并非为造福广大病患的健康，她讨厌人群是众所周知的事，成为法医倒是跌破众人眼镜，不敢相信她乐于同死人打交道。其实死人最老实，“安分守己”地躺一排不吵不闹，没有所谓的医疗纠纷，用不着听患者抱怨一大堆与病情无关的家务事，更省却了病人家属跟前跟后地询问病况，周围少了不少聒噪声。活人、尸体在她眼中并无两样，刀一划都是相同构造，只不过一个有呼吸，一个懒得喘气罢了。救活了病人是理所当然，没有人会认为医生做了一件多了不起的事，分内之事何足挂齿。

换成是验尸可就大不同，一家子又跪又磕头的感谢，什么恩同再造、洗雪沉冤，死者家属的感激绝无虚假，绝对不会有抬棺事件发生，反而是一再叩谢。若非“旺”季死人多，法医的工作可说是十分轻松，至于活体检查她一向不插手，交由正规医生去处理，受过创伤的受害者不好处理，自找苦吃的案子她不接。

“和我凑成一对是你的荣幸，你是人在福中不知福，学长我可是炙手可热的单身贵族。”邵之雍似假若真地试探她的心意。

当着剖开的尸体吃猪肚，言醉醉的表情是“你别自恋了”，“要报告自己写，我没空。”这才是他无事献殷勤的目的。

“人都剖了，小学妹就好心点别刁难，这起案子难摆平。”死的全是道上响当当的人物。

“以械斗结案不就清心寡欲，何必硬要往死胡同里抽丝剥茧，越剥越错综复杂、没完没了。”

“你说得简单，上面的压力是限期破案，我能不当一回事吗？”公务人员也有身不由己的时刻。

限期破案？“听来像是很严重，你为了自己的饭碗害得我通宵达



旦，真是个好学长。”

“鱼帮水，水帮鱼，你辛苦一点忙一个晚上，我让你多七天的休假如何？”事关重大案件，偶尔为之的利诱不算过分。

“不错的交易。”下颚一点，半饱的言醉醉不忘提携后辈，“张素，报告由你来写。”

经她一喊，邵之雍看向另一名“活人”，那一脸惨白神色真不愧是菜鸟，完全表露无措和惊惶。“不要啦！老师，我明天得回校交作业。”称呼一声老师是期望能逃过一劫。实习生和指导老师，毕业前的考验。

“写。”不多言，言醉醉的态度是没人情讲，坐在另一具尸体旁喝着猪肝汤。有事弟子代劳，她稍微利用一下是人之常情。

“呜——你奴役我。”张素不敢大声张扬，怕吵“死人”。当助理就注定命苦，还有半年才能拿到毕业证书，能不能顺利念完七年就看这次的实习分数，她能说不吗？欺负后辈是可耻的行径，可是她无从投诉，言法医是法医界的翘楚，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她找不出死因的案例，声誉之高非默默无闻的她能比拟，说出来谁会管。搞不好人家会说是磨练，羡慕她跟对了良师还不知珍惜，小孩子心性不定。

“你慢慢在这里哀怨吧！我该下班了。”吃饱了就想睡。

“嘎？”她是什么意思。“言法医，你要放我一个人在……太平间？”

“不是。”收拾着私人器具，言醉醉用棉布和双氧水洗涤刀面污渍。

张素放心地喔了一声，还好，还好。

“你干嘛把解剖用具全收到包里？”

“检验完毕不回家难道要留下来过夜，拿好。”言醉醉将写了一半的报告书交给她。

“言法医……”张素已经开始觉得恐慌，不会是她所想的那样吧？

“不用担心，邵学长正等着你的报告出炉，他会陪你到天长地久。”和一堆死人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——”

俩人齐喊出声地看向她，神经不自主地抽动。

摆摆手，她走出阴冷的太平间。“祝你们有个愉快的夜晚。”

老师起头，学生收尾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她一点也不觉得愧疚，何况她多拖了个人下水陪伴，真是恩赐了。打了个哈欠，身上的白袍微沾了些尸血。回头再叫宋妹妹送去洗衣店，少不得又是一笔跑路费，她早列入“正常”开销。

言醉醉精神不济地走出实验医院大楼，到了转角处忽有一把枪抵住她脑门，问了一句她自己都很想笑的话。

“你是医生？”

她该怎么回答呢？是或不是？“我很累了，你们需要医生请去急诊室挂号，左转十公尺处是挂号处。”

“少废话，你最好乖乖合作，否则小心子弹不长眼。”枪口威恫地碰了她一下。

不用回头，言醉醉大概能由呼吸声听出背后有几人。“对医生要客气些，说不定哪一天你会需要医生。”

“X的，你巴不得老子早死呀！”来人气愤地口吐脏话，吐了一口口水。

死了才用得着她。言醉醉在心里回答他。

“老石，别对医生不礼貌，她说得有几分道理。”另一道戏谑的男音阻止他不敬的言语。人有旦夕祸福，尤其在刀口上讨生活的他们，哪天出了意外，没人敢担保能不能活得下去，医生的必要性是维系生命的唯一依赖，谁也得罪不起。